

黄金时代

原创 王大米 王大米 2018-04-23 00:07

窗上洒满着白月的当儿，我愿意关了灯，坐下来沉默一些时候，就在这沉默中，忽然像有警钟似得来到我的心上：“这不就是我的黄金时代吗？此刻。”于是我摸着桌布，回身摸着藤椅的边沿，而后把手举在面前，模模糊糊的，但确认这是自己的手，而后再看到那单细的窗棂上去。是的，自己就在日本。自由而舒适。平静和安闲，经济一点儿也不压迫，这就是黄金时代，是在这笼子里过的。

1936年萧红于日本

那时萧红25岁，与萧军矛盾加剧，身体不佳，独身前往日本。语言不通，萧红常常生活在孤独之中，每日写小说，写信让萧军寄书来看。

“实在是没有书读，越寂寞越想读书，一天到晚不说话，再加上一天到晚也不看一个字我觉得很残忍……”

距离1942年染病去世还有六年，此时的萧红，在自己巨大的孤独之中，常常发胃病。这一年精神导师鲁迅去世，萧红一听到消息就开始流泪。

这段时间我在做翻译，在广州，每天花三个小时的时间在路上。路上的时间读萧红，读她的孤独，回到住的地方，一个人关在几面墙中，困在自己的世界中。

白天翻译的词不停地跳出来，在脑海中游啊游，终于没什么可想，坐着站着不舒服，沉入无梦的睡眠中。现在的广州是它春季最好的季节，清清爽爽的，没有一丝闷热和多余的清风。偶尔读萧红太苦，就读沈从文，看湘西的故事如何被大自然的芳香和诗意表述出来，带着悲剧味道和西方对歌的手法，偶尔会把广州想象成一个巨大的森林，白织灯代替日光，大树换做摩天楼。我在路上遇到和我一样的人，我们困在自己的手机中，不肯多看彼此一眼。

有时觉得，一天没有和好友说话，也是很残忍的。

那天在路上走，树很高，已是深夜，寥寥几个人走在清风中。恍然对自己的身份和年龄产生怀疑。地铁上几个女生，穿着和我类似的衣服，在我旁边聊天，我还在看书，正好听见了她们的谈话。

“所以你为什么周末不和老公聚？”最后一个词使我疑惑，我抬头看了一眼接话的女生，看起来和我一般年龄，一条短裤和一件雪纺，她们和我一般高，站得离我很近。我诧异地想到，再过几年，我的同龄人也是谈论这些的时候了，他们的圆满会慢慢把我的不圆满包围起来，我会困在很深的地方。

几次半夜惊醒，思索时间和空间，确认自己的所在才睡去。一个人住是一次很好的训练。你得确认按时吃饭，确认每天都换洗衣服，房间的储水充足，出入门都锁住。所有的大小事项一一确认，出了什么纰漏，不要幻想借此谈笑。

一个人在屋里，会唱歌或者听歌。偶尔正洗着衣服，停下来，发呆怀疑自己的存在。萧红买了画，开始学日语，晚上打雷的时候会颤抖着继续工作。她停下来的时候，感觉到自己的所在，很祥和自由。然而我常常没有安全感，时间和空间都是如此，拼命往前走，挤时间做更多的事情，至于做什么，也不是很重要。

二十几岁是一个人不可多得的黄金时代。此时的我，每天挤地铁公交，尝试工作，回家吃饭，收拾好睡觉。物质的东西都有，我不好抱怨什么，但是仍然不满足，反而缺口更大了。懊悔自己没有好好读书，没有好好享受自己的时光。但是白天见到的人，他们本与我没什么交集的，我闯入别人的世界，到处瞧瞧，这总是有益的。

缺少一种很柔和的东西。大笑大悲，很随性自由。我常找家人说话，常常想找人说点什么，只是没什么好说的，心里总是堵的。

正站在一个节骨眼上，身边的人一个个离开，开始新的旅程。会发生很大的变化，好坏不知，就像一辆火车一样任性地在黑夜中奔走，看不到远方；或者是一片很黑的天空，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蹦出一个人；或者是一个暗流汹涌的溪流，你站在礁石上，浑然不知。

想哭，想冲破这种被抽离的感觉，知道自己始终是无能为力的，我也在渐渐远去。

“后会相予期，去去莫迟疑。” --胡德夫《送别》

